



[台湾] 罗兰

天伦梦回

罗兰小说

天伦梦回

〔台湾〕罗兰

花城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台湾著名作家罗兰的《罗兰小语》，曾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。她的小说集《天伦梦回》，收入佳作八篇，多数以少男少女的学校生活为题材，以其深切关注人生而又饱蕴生活哲理内涵，震撼读者的心灵。她的小说与她的“小语”、散文一样，写得非常成功，拥有众多读者。

罗兰从事音乐教育及广播工作多年，是一位成功的作家、广播节目主持人及教育工作者，曾获台湾第四届中山文艺奖。

(粤) 新登字 05 号

天 伦 梦 回

(台湾)罗 兰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875印张 1插页 100,000字

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-20,000册

ISBN7-5360-1330-2/I·1181

定价: 3.20元

小 序

我流着泪写这些故事，
为那把母“鸡”当做妈妈的孩子，
为那被老师误解，被父母否定的孩子，
为我们这一代失去了的天伦之乐。
什么时候不再看到被亏待而流泪的孩子呢？
什么时候重拾我们的天伦之乐呢？

罗 兰

目 次

小 序

听啊！听啊！听！	1
蝉声，寂静的世界	16
画马的孩子	33
孩子、母鸡、冬日	40
二弟	47
天伦梦回	59
彩儿	80
呜咽的河	99

听啊！听啊！听！

1

音乐会已到了最后一个节目，石学驹刚唱完那首抒情的“偶然”，在台上略作休止，最后一首歌是大家熟知的《茶花女》中的“饮酒歌”。

石学驹穿着礼服，个子高大，宽宽的肩，厚厚的胸，圆圆亮亮的一张明朗的脸。带着属于欧洲歌唱家的那份潇洒，和属于中国歌唱家的那份温文，他在向伴奏的女士微微点头示意，钢琴就俏皮地响出来那跳跃感的前奏，跟着，石学驹的歌声就像一尾欢乐的游鱼般地串入了宁静的空间——

“这是个东方色彩的老晴天，
大家及时行乐吧！
……”

这首歌，调子虽然简单轻快，但事实上，它并不好唱。它需要一种极端的准确，适度的爽脆，隐约的感慨，和引人发笑的跌宕。唱得好，是一首好歌；唱不好，就毫无可取。因此，它尽管是一首熟歌，但普通一般人在演唱时，却不轻易选它。

石学驹的声音有着先天的爽脆和清亮，加上他那副有歌

剧训练的表情，就使这首歌十分突出。很显然的，全场已立刻被他吸引住，多数人的脸上，都不由自主地带上了一层快乐和赞赏的笑容。

歌的节奏很快，在人们来不及呼吸的注意谛听中，歌声已经在那“保你马上的心回意转，意满心欢”的俏皮的句子中结束。

台下立时响起了如雷的掌声。“ENCORE”的呼声从每一个角落传来。

石学驯和伴奏的女士谢了两次幕，又走出来，唱了一首“农家乐”，听众仍在鼓掌，要求再唱。于是，石学驯再度走出来，向鼓掌的听众鞠躬，然后，他说道：

“我唱一首孩子时代的歌。”

听众屏息着，不知他要唱什么歌。

石学驯略微停了一下，正了正他的领结，带着一点沉思的表情，用他歌唱家那特有的低沉的声音说：

“这首歌，是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唱的，名叫‘听啊！听啊！听！’”

台下的听众带着双倍的激动，为他鼓掌。

石学驯向钢琴那边看了看，脸上带上一层孩子气的温柔，在钢琴弹了4小节前奏之后，石学驯微微俯着腰，两手轻轻地摆着，唱道：

“噢，诸位先生，请听啊听啊听

我唱歌问候你。

我盼望有事情啊情啊情

我能够帮助你。

在春天夏天并啊并啊并
和秋天与严冬，
我定啊定啊定
然令啊令啊令
你永啊永啊永
欢喜！”

这首歌的调子，完全是小学生程度的简单的旋律。那些叠字重复的地方，统统是“SOL”的音。但是，听来非常明快悦耳。石学驯把这首简单的歌，加了一段变奏，然后还原，前后成为3段，每一段的气氛和表情都不同，伴奏也加了一番处理，把这首简单的歌，衬托得十分生动。

在台下听众热烈的鼓掌声中，石学驯鞠躬谢幕，回到后台去了。

回到休息室里，他吁了一口气，带点激动地坐下来，跟着，就有一大群学生围过来，请他在节目单上签名了。

他手不停挥地签着，“石学驯”，“石学驯”，“石学驯”……

签完的，道了谢走了。下面一个又把节目单递过来。他早已习惯应付这场面，他微笑着，回答着听众的赞誉。

慢慢地，来请他签名的行列缩短着。他来不及抬头的一张一张地签着名。

一双柔嫩的女孩子的手，一双强健的男孩子的手，一向在他的经验中，找音乐家签名的，多半都是年轻人。行列快要走完了，他看见一双枯瘦的女性的手伸过来，他接过了节目单，提起笔来，在右下角写下第一个“石”字。

忽然，那位女士把他的手一拦，说：“你不要签‘石学驯’！”

他惊愕地抬起头来，看见眼前站着一位约莫50岁的女士。她清瘦的脸上，戴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。一头略显花白的头发，光洁地挽在脑后，梳着一个小小的发髻。看见石学驯抬头望她，她薄薄的嘴唇绽出一抹微笑，用手指着签名的角落，说道：

“不要签‘石学驯’，请你签‘石唯猛’。”

石学驯怔了怔，倏地站起身来，定定地注视着这位女士的脸，注视了一阵，他才激动得讷讷地说：

“请问您是不是沈，沈老师？”

那女士点点头，笑着，眼睛里闪着喜悦的光，她说：“石唯猛！我简直认不出你来！不是你唱那首小时候唱的歌，我万万想不到大名鼎鼎的石学驯就是你！你真成功极了！你唱得太好了！我就是沈美萱，你小时候的沈老师。你还记得我吗？”

石学驯掷下了钢琴，兴奋地拉着沈美萱那枯瘦的手，两眼注视着沈美萱那已过中年的慈祥的脸，他说：

“沈老师！我早就说，上帝是不会不理我的。他听到了我的祈祷！一定是听到了！我这次回家来，就天天在祈祷，祈祷您在这里，而且能遇见您。我这些年在外面，谁也不想，只想您！沈老师！我只想您！”

他抓住沈美萱的手摇撼着，仿佛他还是20年前的那个小学生。

旁边还有三五个等待签名的听众，石学驯对他们看了看，说了一声“对不起”。接过节目单，一口气签过了名，又说了一声“对不起”。不顾那几个人惊异的神色，向他的几个朋友招呼了一声，拉着沈美萱走出休息室。他说：

“我要同您谈谈，我有许多话，要同您谈谈。”

2

时间拉回了二十多年。

那时，沈美萱刚从师范学校毕业，分配到一所公立小学教音乐。

按照一般情形，科任老师的责任很轻，既不批改作业，也不必负责学生的品行常规。只要在他们自己的课内，维持秩序就行了。其余的时间，都是级任老师的事。所以，她钟点虽多，事实上却很轻松。

有一天上午，她在音乐教室给三年丙班上音乐课，点名的时候，发现有一个叫石唯猛的学生不在。

“石唯猛是不是请假？”她问。

“不是。”一个女生说，“他在教室罚站。”

“去叫他来上音乐！”

那女生跑着去把石唯猛叫了来，沈美萱叫石唯猛坐回位子，开始上音乐课。

哪知，过了两天，再轮到“三丙”上音乐课的时候，又是石唯猛不到。

“石唯猛呢？”

“在教室罚站。”另一个学生说。

这次，引起了沈美萱的注意。“为什么石唯猛总罚站？”她问。

“他打老师。”一个学生说。

“什么？”沈美萱以为那学生说错了话，“他打老师？”

怎么会?!”

“真的!”那个学生说,“秦老师打他,他就还手打秦老师。”

沈美萱不觉笑出来,说,“怎么会有这种事?”

“是真的!”另一个同学说,“石唯猛实在太调皮了!他上课,没有一次是坐好的,他总是离开位子站起来,或是走来走去地和同学开玩笑。他也不背书,也不交作业。他喜欢打人,连老师都打。”

沈美萱带着一份好奇,叫那学生把石唯猛叫了来。这回,她注意看了看石唯猛。

石唯猛是个结实的男孩。圆圆胖胖的脸,天气并不热,但是,他的脸上红扑扑的,冒着汗气。一双大大的单眼皮的眼睛,眼皮向下垂着,带着三分不驯,和两分揶揄的表情。

沈美萱问道:“石唯猛!你怎么不乖?”

石唯猛头也没抬,眼皮也没抬,俯着脑袋向左右摆动着,好像没听见老师的话。

“我说话,你有没有听见?”沈美萱问。

石唯猛把眼皮抬了一小半,红红宽宽的嘴唇,向下撇了撇,轻蔑地微微一笑,还是没有说话。

沈美萱看了看他,又问:“你对老师为什么没有一点礼貌?”

石唯猛笑笑,向叫他来的那个同学后背上挥动着两只拳头,双脚一跳一跳的,好像西洋人在练打拳。仍然没有回答。

沈美萱无可奈何地看着这个小男孩,严厉地叫了一声:

“石唯猛!站好!”

这严厉倒有了效果，石唯猛停止了挥拳，收敛了笑容，抬起眼皮看了看沈美萱，不等沈美萱说话，就自动地走到教室后面墙壁那里，面向墙壁直直地站着。那样子，倒让沈美萱怔住了，她问道：

“石唯猛！你做什么？”

“罚站。”石唯猛对着墙壁说。

沈美萱皱了皱眉，说：“音乐课不罚站，我没有说让你罚站。去回到自己位子上坐着！我们开始唱歌。”

石唯猛回过头来，对沈美萱瞪了一眼，摇摇晃晃地走到他的位子上，坐下来，充分带着一种“你奈我何”的神气。

沈美萱被这个小孩子气得有些恼怒，但为了不耽误大家的时间，也为了给自己下台。她只能暂时放弃了对石唯猛的僵持，开始教当天的唱歌。

这天，下课之后，她见了“三丙”的级任秦老师，想起石唯猛，就问了他。

秦老师提起石唯猛就皱眉，“这孩子！太顽劣了！”她说，“上课的时候，没有一刻安静，有了他，把全班都搅坏了！当初我就说，我班上不要他的。他是四年甲班留级下来的。拨给哪班，哪班不要，就轮到我倒霉。以前“四甲”的老师也是为这个才让他留级的。留了级，老师就心静了。”

“叫他的家长来谈谈嘛！”沈美萱说。

“算了！他父亲也莫奈何他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父亲打他，他就还手。他父亲罚他在家写功课，他一转眼，就跑到外面去野。真是拿他没有办法！”

这时，沈美萱才慢慢地知道，石唯猛早已是全校公认的顽劣儿童和问题儿童。他不守一切的规矩，他情愿罚站。以前是老师罚他，后来，他索性自动地站在教室后面去。

由于石唯猛犯过太多，秦老师早就主张把他开除。有一次，她把石唯猛的父亲找了来，说：“学校无法收容这样一个捣乱的学生。”

石唯猛的父亲是个颓丧的中年人。他们父子之间，简直一点也不相像。他对他这个儿子实在束手无策。只一味地恳求老师，不要放弃他。好像一个患了不治之症的病人家属，要求医生“死马当活马治”，情愿自己签字画押，向老师求情道歉，情愿老师对他的儿子用任何办法惩罚，只要不放弃他。

于是，石唯猛在大家都感到灰心的情况之下，暂时留了下来。

为了对他表示严厉的监视，秦老师把他放在教室最里面的一个角落。为了禁止他干扰别的同学，秦老师给他单独在那个角落安排一个孤零零的位子。而他经常是面壁而立，在那里“反省”。

这天，又是三年丙班的音乐课。

石唯猛并未例外，又是在教室罚站。

这回沈美萱叫学生中的一个人到前面来代她指挥唱歌，她亲自走到“三丙”教室去看石唯猛。

石唯猛面向墙壁站着。沈美萱轻轻走过来，石唯猛并没有觉察。她也没有惊动他，就悄悄地站在教室门外。

这时，音乐教室的歌声正传出来。孩子们在唱她上星期教的一首歌。那歌词是：

“老鸡骂小鸡，
你这个笨东西，
我叫你唱咕咕咕，
你偏要唱唧唧唧。”

那边唱完了，歌声却没有停止，沈美萱注意一听，原来是石唯猛对着墙壁在唱，他好像已经随着那边音乐教室的同学唱了一遍，这次是他自己在从头唱。他的声音很亮，很脆，是那种可爱的童音。那声音吸引了沈美萱的注意。她细心地听着，却听出他所唱的歌词，与原词并不一样，他唱的是：

“小鸡骂老鸡，
你才是笨东西，
你只会唱咕咕咕，
我才会唱唧唧唧。”

石唯猛改的歌词很滑稽，但听来却另有一番道理，沈美萱不觉要笑出来。这时，音乐教室的学生又在复习一首名叫《喇叭花》的歌。

石唯猛先是静下来，很注意地听着，听了一会，他就跟着唱起来。一面唱，一面用手比着喇叭花的姿态，一会又用双手放在嘴前，一面踏步，做着吹喇叭，开步走的动作，嘴里唱着：

“大家吹喇叭，
喇叭的的打。”

一面唱，一面表演着，转过了身子，这时，他看见了沈美萱。

他停止了动作，对沈美萱顽皮地望着。

沈美萱说：“石唯猛，你唱得真好！表演得也好！”

石唯猛看了看沈美萱，忽然转过身去，面对着墙壁，说：

“你不要管我，我在罚站。”

“不要罚了，去上课！”

石唯猛固执地面对墙壁站着，沈美萱无奈，走过去对他说：

“我的课，你用不着罚站。”

石唯猛没有回头，对着墙壁说：

“我喜欢罚站！”

“你骗人！”沈美萱去扳着他的肩膀，说，“你不喜欢罚站，你喜欢唱歌。”

石唯猛忽然把身体一甩，推了沈美萱一把，沈美萱不提防，被他推得倒退了两三步，然后，他又面向墙壁站着，口中大声喊着说：

“我喜欢罚站！我喜欢罚站！”

沈美萱困惑地走过来，看着这孩子那倔强的后脑，无可奈何地说：

“石唯猛，你该改个名字，你的脾气真坏！”

石唯猛没有回答，固执地站在那里。

沈美萱想了一想，问道：

“你为什么喜欢罚站？”

石唯猛对着墙壁笑笑，耸耸肩，吸吸鼻子，说：“站在这里，显得比坐着的人们高。”

沈美萱困惑地“嗯”了一声，又问道：“还为什么？”

“哦！还为——这里比别处清静。别人都走开，剩下我，我很舒服。”

“嗯！还有呢？”

石唯猛又耸耸肩，吸吸鼻子，说：“我在这里一面表演，一面唱歌，没人管我。”

“所以，我说你喜欢唱歌。”沈美萱说，“你唱得很好。”

石唯猛抬了一下眼皮，只一瞬，又垂了下去，他把红红的嘴唇抿了抿，说：

“唱歌有什么用？我是坏学生，留级生，顽皮精，捣蛋鬼，我快被开除了，你是新来的老师，你根本不知道。唱歌有什么用？我是坏学生，我唱歌的时候，别人用白眼看我——坏学生还有脸唱歌？我情愿在这里罚站，在这里一个人唱着玩，没有人向我瞪白眼，我可以唱个痛快。”

沈美萱仔细听完这孩子这一连串的话，突然之间，她觉得她完全了解这个孩子了，他是个会唱歌的孩子，只因他太调皮，成为公认的坏孩子，于是，他在音乐方面的天赋也被人蔑视了。

沈美萱想着，看着石唯猛那结实的身体，倔强的眼睛，觉得她开始喜欢这个顽劣的孩子，于是，她拉起石唯猛的手，拉着他走到窗前。石唯猛抬起眼睛，不信任地望着沈美萱，但他没有再反抗。

从窗口望出去，是学校的后园，那里种着一些榆树，长着深深密密的青草和野花。学生都在上课，静静的。音乐教室传来“三丙”的学生在唱音阶的声音，那个学生很尽责地带领着全班在唱。

沈美萱看着石唯猛那圆圆的脸，说：“你不喜欢去上课，我在这里教你一首歌，好不好？”

石唯猛用他不信任的眼神，看了沈美萱一眼，没有回答。

沈美萱说：“我先唱，你跟着我学，跟着我用手打拍子。这首歌，是一首使自己快乐，也使别人快乐的歌。”

于是，沈美萱开始唱道：

“噢！诸位先生，请听啊听啊听

我唱歌问候你。

我盼望有事情啊情啊情

我能够帮助你。

……”

3

“就是这首歌！”石学驯和已将步入老年的沈老师，走出了音乐厅的后门，走上多树的人行道，他沉在遥远的回忆里，对沈美萱说，“就是这首歌，给我的生命注满了新的意义。”

沈美萱也沉在那久以淡去的回忆里，她说：“是的！我记得我教那个孩子这首歌时的心情。我好同情他！好喜欢他！他是那样的聪明，那样的倔强，那样的不被人们了解，而受着亏待。”

“我那时真是倔强，”石学驯说，“还记得您说我该改个名字吗？后来，我读完了学校，出来之后，就改了这个名